

新
惊魂计
第5辑 3

米奇等 / 著

棺木里的死亡微笑

GUANMU
LIDE SIWANGWEI XIAO

盛行于校园与写字楼的热门恐怖故事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棺木里的死亡微笑

GUANMU
LIDE SIWANG WEIXIAO

米奇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棺木里的死亡微笑 / 米奇等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7

(新惊魂六计. 第5辑; 3)

ISBN 978-7-5399-5366-3

I. ①棺… II. ①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0894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书 名 棺木里的死亡微笑

著 者 米 奇 等

责任编辑 刘 佳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策 划 编 辑 戚小双

特 约 编 辑 张建霞

封 面 设 计 荆棘设计

版 式 设 计 崔振江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30.5

字 数 707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366-3

定 价 54.00元 (全三册)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 故事一 小心儿童 / 001
- 故事二 梦翼 / 031
- 故事三 霉菌 / 057
- 故事四 恶魔的仆人 / 081
- 故事五 洁癖 / 103
- 故事六 胜妆 / 123
- 故事七 子弹壳 / 143
- 故事八 双食记 / 163
- 故事九 怪物 / 193
- 故事十 生死选择题 / 249
- 故事十一 循环死亡 / 279





—

交往了四年，今天是文莉第一次到正汉家里拜访，跟初次见面的正汉的父母共同用餐。尽管表现得自然大方，但她心里一直七上八下，规矩得不得了，连饭都比平常吃得少。

用餐完毕，文莉自然抢着洗碗，正汉的妈妈客气地推辞了，将她赶到客厅去看电视。

正汉的爸爸正好到房间里接电话，留下文莉和正汉独处，让她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

“我妈就是这样啦！别人要帮她做事，她就会慌张。”正汉笑嘻嘻地安慰她。

“我总觉得没帮忙很不好意思。”文莉对正汉的父母印象很好。两人都是退休老师，讲话亲切温

和，整个晚上都热情招呼她，让她心安了不少。

“你吃饱了吗？看你饭量少了一半呢！平常没这么淑女吧！”正汉调侃着，趁老爸老妈不在，亲昵地搂着女友在沙发上坐下，一手拿着遥控器转换电视频道。

“你好烦哦，我超紧张的好不好，怎么可能吃得下啊！”文莉小声地抱怨，“你干吗转来转去，你到底想看什么？”

“HBO（精彩时尚的影视频道）啊，太久没看有线台，台号都忘记了。”刚开始工作，住的小套房没电视，整天对着电脑屏幕，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正汉自然不想错过看电视的机会。

“你一台台地转，总会找到的嘛，我记得电影台好像都在六十台以后。”文莉建议道。

正汉只是皱了下眉头，欲言又止。这时传来妈妈的声音：“正汉啊，进来拿水果，我切了水梨，拿出去给文莉跟爸爸吃。”

“噢。”正汉丢下遥控器跑进厨房，扔下文莉一个人在客厅。她有些无聊，索性拿过遥控器，想替正汉转到HBO。她转着电视一台台地跳着号，屏幕上突然出现了*A Whole New World*（全新世界）的旋律。是她超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片《阿拉丁》！文莉忍不住停下遥控器，愉快地看了起来。

书房的门传来细微的声音，正汉的爸爸要出来了！文莉连忙正襟危坐，回头想打个招呼，却听见一声暴怒的吼声：“你在干什么！”

刚才斯斯文文的李父不知道看见了什么，突然像发了狂似的冲来，怒目圆睁，将正要开口的文莉吓傻了。只见李父冲到电视机旁的插座前，迅速关上了总开关。

屏幕“刷”地暗了，客厅寂静无声，只剩下李父惊恐的喘息声。

“怎么了，爸爸？大呼小叫的。”里头的李母听到声音，跟着正汉走出来，莫名其妙地看着脸色诡谲的两人。

“谁让她碰电视的？”李父厉声问道。

一整晚亲切的面容突然变得狰狞扭曲，文莉几乎可以看见他额上跳动的青筋。她无助地看向男友，希望正汉能替她解围……或解释究竟她做错了什么。但正汉的脸色很难看，几乎要冒冷汗了。

“爸，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刚没提醒文莉……”

究竟怎么了？文莉悄悄瞟了眼一旁的李母，发现李母的脸色也是一片惨白。

“看……看见了吗？”李母像鼓起莫大的勇气，有些结巴地开口。

李父不做声，沉默地给了答案，只听见李母发出尖锐的抽泣声，跌靠在沙发上。

“爸，妈……文莉不是故意的。”正汉试图解释，“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一下子……”

“算了。”沉默了许久，李父挥挥手，“你先带她回去吧。”

“李爸爸、李妈妈，到底……”文莉不知道自己究竟闯了什么祸，无措地想开口说些什么，却被正汉拉住了。

“走吧。”汉文对她摇摇头，“我先送你回去吧。”

走出李家大门，文莉一颗心还扑通扑通地狂跳，方才受到的惊吓还无法平复。而正汉垂着头不说话，似乎也不打算解释什么。

文莉吞了吞口水，终于哆胆问出口：“究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话出口，她发现声音颤抖得厉害，“我做了什么？”

正汉停下脚步，望着她，昏暗的路灯下，他的脸庞看起来格外阴森。他凝视着她，没有开口说话，眼神冰冷得吓人。

“正汉……你怎么了？”眼前的男人突然变得好陌生，文莉甚至一度觉得正汉眼中透露出杀意……

“走吧。”正汉极淡地说了两个字，便不再开口。

文莉不敢再多说，只求赶快离开这里，结束这个夜晚，她加快脚步跟在正汉身后。

二

银月如钩，路灯映出两人狭长的影子。如果没有刚才诡异的突发事件，她跟正汉现在一定趁着月光开心地散步谈笑……文莉想着。

但是，正汉一家人的诡异此刻攀爬占据了她的车头，一切浪漫的场景在她眼中都失了色调，只剩下灰暗笼罩。正汉的家坐落在老式住宅区中，巷子窄小，规划不良，正汉领着她到附近的停车场开车。

这个停车场充其量只是废弃的矮平房被拆了前门墙壁，留下三面墙和岌岌可危的天花板撑着。无人照看的停车场，水泥地板破裂的缝隙甚至还长出了野草。黄昏时正汉开车送她过来，她倒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妥，正汉还开朗地跟她介绍：“我们这里巷子太小，还好有这块地可以停车，不然我家那里一旦停车，整条巷子没人过得去了。”

这便利的停车场，此刻漆黑一片，只靠着附近的路灯映照，透进一点点光，散发出诡谲的气氛。正汉开了车锁，她连忙跟着上

车，就怕黑暗中有不该存在的东西等着抓住她。

她关上车门后，正汉发动了车子，车头灯一亮，文莉喉头一紧。只见车头灯照亮的灰色水泥墙上，映出了四个歪歪扭扭的血红色大字：小心儿童。这四个字，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注意到。原本只是简单的警语，但文莉莫名地感到一股寒意。那四个字，张牙舞爪地写在水泥墙上，血色红得艳丽，像要滴出血来，让她不觉一阵反胃。

这么大的字，就在正汉车子前头，她那时怎么会没看到呢？正汉似乎察觉她的异样，瞥了她一眼，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文莉似乎看见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笑。

怎么了？你在笑什么？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平常可以轻易说出口的话，文莉一个字也说不出。她不想与此刻的正汉有任何接触，她下意识地转过脸，望向窗外。

很快地，她知道自己犯错了……正汉开始倒车了，随着车体的移动，侧墙上更多的红字映入她因恐惧而瞪大的瞳孔中。

满满的，或大或小，整面侧墙上都是那血红的四个字：小心儿童！

三

时间是晚上九点二十七分，从电脑屏幕前抬起头，文莉环视了办公室一圈。办公室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响应节能的号召，办公室的灯少了一大半，只剩下她头顶上这盏，勉强让她写报告。

“文莉，你还剩多少？”小王背着包包准备走人，看她还在奋斗，忍不住过来关心一下，“如果还有很多，你要不要明天早上来做？”

“没有，我检查一下错字，好了我就寄给经理。”文莉疲倦地给他一个笑。

“好，那我等你吧。这么晚了，留你自己也不好。”小王比她早几个月进公司，是业务部门的，虽不是很熟，但他个性老实体贴，经常照顾后期进来的同事，“你最近精神好像不太好，老在盯了，你要注意一点儿。”

“谢谢，我知道最近我状态不好……”文莉苦笑着说，心里却明白她何止状态不好，简直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自那天从正汉家回来后，她整个人变得紧张兮兮，几乎有些歇斯底里，一点儿风吹草动就让她神经紧绷。偏偏她又独自住在小套房，没人陪伴，到了夜晚，即使整间屋子的灯都亮着，她也无法安心入眠。

简单来说，她失眠了。症状严重，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是跟男友吵架了吗？”小王很突兀地问。

“吵架……”她现在觉得能有架可吵是件好事，“没有。我们没有吵架。”

只是不再说话、不再联络、不再见面而已。那天之后，正汉像是消失了，一个电话也没有，也不像从前会偶尔到小套房找她，音讯全无。而她，内心深处竟也暗暗松了口气。她并非不爱正汉了，而是那晚失序脱轨的一切，让她情愿暂时忘掉他的存在。再过一段时间，等他们都冷静下来……她心里如此安慰自己。

文莉检查过档案，夹带附件寄出后，便草草收拾了一下，也不

好耽误小王。

“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两人把公司的灯熄了，锁上大门，小王开口，“反正顺路。”

“嗯，谢谢你。”文莉没有拒绝，她疲倦得没有体力搭公交车，一路颠簸回家，再说小王回家的方向的确跟她顺路，并不是第一次搭顺风车，她也没什么好拒绝的。

两人坐着电梯到了地下一楼，刚踏出电梯门，小王就“啊”了一声：“我居然忘了拿钥匙，你等我一下。”也没等她回应，小王就急忙按下关门键，漆成暗红色的电梯门在她眼前关上。

她被遗弃在地下室的电梯间里。

一片死寂。

那种不舒服的紧绷感又出现了。她把视线从暗红色的电梯门移开，左手边是一扇开启的铁门，通往楼梯间，另一边，则是另一扇须刷卡的铁门，隔开停车场和电梯间。这贴心的保全措施此时将她独自隔离在昏暗的楼梯间和狭窄的电梯间中。

她撇过头看了眼电梯旁的数字——公司在十三楼，数字显示到七楼。电梯才爬升了没几楼，文莉觉得自己好像在这里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或许是这里空气不流通，或许她该先离开电梯间，到外头的停车场等小王。

是了，这停车场是住家大楼和商业大楼共享，说不定偶尔会有住户进出，感觉不会那么糟糕。文莉想着，决定还是先出电梯间好了。她刷了下卡片，伸手推开沉重的铁门，踏出电梯间，一股舒爽的空气迎面而来，她不自觉地松了口气。

一阵铁门开启的声音响起，一辆银白色的轿车从弯道转了进来，从前方缓缓驶过。驾驶座里坐着一个女人，正一边打手机，一

边转着方向盘绕了个圈，往B2驶去。

尽管不是同一层停车场，看见有人，文莉仍感到轻松不少。最近真的被李家那天的事情搞得疑神疑鬼的，或许是她想的太多，李家父母那天激烈的反应和正汉奇怪的态度应该都有可以解释的理由。那满墙的“小心儿童”或许只是恶作剧，或许是警告标语，一切都是她的心理作祟罢了。文莉想着，或许她该打个电话给正汉，好好沟通一下，都交往四年了，大小吵架也都经历过，一路走来，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误会而放弃。

文莉拿出手机，按下正汉的名字，等待中，听筒里响起了杨丞琳的歌声：“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我走，一个人自转的寂寞……”她跟着熟悉的音乐轻哼，肢体也不再紧张僵硬。她放松地走着，直到眼角余光被墙角的一抹红色吸引。

她无法克制地顺着视线转头看去。几日纠结让她无法入睡的大字，像丑陋的蛇，鲜红地攀爬在墙角——小心儿童！彻骨的寒意瞬间从脚底板蹿入背脊，文莉只觉得全身发冷。明明是那么普通的四个字，但让她方才作好的心理建设瞬间被击溃。

这里原本没有这些字！从来没有！她确定！确定得不得了！即便她不开车，但公司专属停车位都在这一楼，上班半年来，她来回这里也不下数十次，等过人、等过车，从来没有在这里看过这些字！

这四个字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要小心什么儿童？这里有什么儿童？手心冒着汗，文莉的呼吸急促起来，她从口袋里拿出感应卡，往门边的卡片阅读机刷。她的动作缓慢，双眼直盯着那四个字，仿佛害怕那血红色的字迹会扑上来咬住她似的。

感应卡的绿灯亮起，文莉握住门把，迅速地逃回了电梯间里。

一躲进电梯间，她反手关上门，整个人惊魂未定地靠在门板上。这不是她神经衰弱！这不是她疑神疑鬼！那些字不该出现在那里！

电梯的数字停留在十三楼。小王已经回公司了，只是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久还不下来？手里的手机声音还在，只是转了语音信箱。

文莉颤抖地挂掉手机，闭了闭眼睛。等小王下楼，她一定要小王也去看看那行字，证明她没有问题。证明那些字本来不在那里！一定是有人搞恶作剧！

“咔咔！”突然一个细微的声响从旁边的楼梯间响起。那是脚步声，很轻快的脚步声，像是有人正从楼下走上来。有人吗？文莉求救地望向灯光昏暗的楼梯间。随着脚步声的接近，空旷的楼梯间响起细细的歌声。

文莉凝神静听，模模糊糊地听出了歌词：“三轮车，跑得快，上面坐个老太太……”

那是一首耳熟能详的儿歌，唱歌的语调轻快活泼得像个开心的孩子，可声音是低沉的、有些苍老的男人嗓音：“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嘻嘻……三轮车，跑得快……”

语调和声音间的落差，形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诡谲感。文莉再度绷紧了神经。脚步声越来越近。她不自觉握紧了手机，视线的焦距仍在空荡荡的楼梯间。恐惧随着那格格不入的歌声溢满上心头，她觉得自己快吐了。

可是她并没有移开视线。内心深处，她明白，必须证明，必须亲眼看见。就像小时候在黑暗中醒来，以为床头趴着女鬼，鼓起勇气摸黑去开灯，才发现是布偶的影子一样。她不能再置之不理，最近那些毫无道理的诡异事情已经占据了她的所有思绪，她不能再轻易投降！

脚步声越来越近。昏暗的楼梯间，露出了一个戴着鹅黄色小学生帽的头颅，垂得低低的。文莉动弹不得，只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要五毛，给一块……嘻嘻……你说奇怪不奇怪……”随着唱歌的声音，那身影随着前进的步伐露出了全貌。那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影。楼梯间的灯光昏暗，又离电梯等候处有点儿距离，她并不能完全看清那人的模样。

光是模糊的身影，就让她的心跳差点儿停止。那是一个身高约莫一米三的矮小人影，穿着小学生的制服，白色短袖衬衫、深蓝色短裤，戴着古老的鹅黄色小学生帽，帽子底下的头异常的大，并不是比一般人大，而是那样大小的头颅放在小学生的身体上，比例显得怪异。

仔细看，古怪的不只那个头颅，还有短袖白衬衫下露出的两条手臂，那两条手臂又粗又长……和瘦小的身躯完全不相称。

那个人影始终没有抬头，唱着歌，跌跌撞撞地踏上楼梯转角。文莉觉得时间流动得好缓慢，那人好像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完那几步路，她的鼻尖沁出了汗水。像是终于意识到她的存在，那小学生的身影在转角停了下来，摇摇摆摆地转过身。

他停了半晌，突然朝她走近，停在楼梯间和电梯间的交界处。躲无可躲，文莉整个背脊贴靠在冰冷的铁门门板上。那个人影只离她几步距离了。他始终垂得低低的头颅，终于在电梯间明亮的灯光下抬起，文莉毫无选择地看了个清楚。

那是一张四五十岁中年男人的脸，头上过小的学生帽用两枚长钉子钉在额头上，两道鲜红的血迹挂在脸颊旁。他一脸天真无邪的模样，笑嘻嘻地看着她，过长的手臂吃力地抬了起来，朝她伸展。

“来，一起来玩嘛……嘻嘻。”

四

先是消毒水特有的味道，然后是细碎的交谈声音，白晃晃的光线渗入眼皮，意识逐渐地一点点恢复，文莉慢慢睁开眼睛。

“啊，文莉醒了。”这是曼如的声音，是她在公司里要好的女同事。曼如圆润的脸蛋映入眼瞳，随即一旁的男人转移了文莉的注意力。

“你终于醒来啦，吓死我了。”小王凑过来，松了口气道。

“我怎么了？”文莉接过曼如递来的水杯，困惑地问。

“医生说你应该过度疲劳加上低血压，昏倒了。”小王解释着，“真是吓死我了，我不过上楼拿把钥匙，也没几分钟，下来就看你躺在楼梯间，我以为你怎么了呢！”

“楼梯间……”这三个字瞬间唤醒了文莉昏迷前最后的记忆——那个诡异恶心的“人”。

“文莉，你怎么了？脸色好苍白……不舒服吗？我要不要叫医生过来？”

见她脸色不佳，曼如担忧地问着，文莉却置若罔闻，反而拉住了小王的手，急切地问道。

“我在楼梯间？不是在电梯间吗？我明明在电梯间的！”

她最后的记忆中，她是在电梯间里，距离楼梯间（或那个小学生装扮的男人）至少有六七步的距离。怎么会……

“怎么了？你真的是在楼梯间啊。”小王对文莉激烈的反应感

到不解，仍耐心解释，“而且你整个人躺在下楼的楼梯前面，很惊险，一个不小心，我看你就整个人滚下去了。”

小王话才说出口，文莉原本惨白的脸更是面如死灰。小王的话打碎了她心底一点点的希望。那个“人”可能并不是她的幻觉。不但不是幻觉……而且在她昏倒后，那个“人”很可能擅自将她“移动”到了楼梯间。

男人诡异的脸浮上脑海，一想到他可能触碰过自己，文莉感到一阵作呕。她瞥见自己的外套，一个想法闪过，她连忙拿过外套，翻向背面，浅色外套背面，明显有着在地面上拖曳过的痕迹……

“小王……”文莉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她强迫自己非问个明白不可，“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或者是……小孩在楼梯间？”

“没有啊，没有人。”小王否认了，“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你看起来真的很不对劲。”

“不……”文莉深呼吸，问出了下一个问题，“在电梯间出停车场那里，有一小段楼梯，在转角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小心儿童’四个字，是红色的……”

“你连日失眠，又疲劳过度，产生幻觉是很有可能。只要再多休息，这些症状就会消失。我让医生给你开了些助眠的药物，好好睡觉，以后不要太累，作息正常就可以了。”

文莉清醒后的异常反应让小王和曼如十分担心，找了医生过来，医生耐心听完她说的话，很亲切地解释给她听。

“只是幻觉吗？”

那她从电梯间被移到楼梯间又该怎么说？她的外衣上像拖曳一般的污痕又该怎么解释？可如果不是幻觉，为何小王没有看见墙壁

上的红字？那些红字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吗？

“不要过度紧绷，放轻松。去药局领药，回家洗澡睡觉，明天醒来就没事了。”医生站起身准备离开，走到门边，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笑嘻嘻地开口，“还有啊，小心儿童。”

医生那张温和的笑脸突然变成中年男子对着她痴笑的脸。

“什……什么？”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什么什么？”曼如推推她，“医生都走了，你在跟谁说话？”

“文莉，你还是早点儿回家休息吧，公司那边我们帮你请假好了。”小王帮腔，“走吧，我们送你回家了。”

文莉愣愣地看着两人，难道他们都没听到医生说的那句话？她真的是精神压力太大，产生幻觉了吗？

“哦，对了，你刚刚昏倒的时候，你的手机响过。”曼如一面帮她收拾东西，一面把手机递给她。

文莉下意识地伸手接过。手机上果然显示着未接来电和新信息。未接来电显示名称是“正汉”，她记起在停车场曾拨打过电话给正汉。正汉回电给她了……切换到新信息收件箱，显示名称依旧是“正汉”。按下阅读信息，眼前的短信让她再度陷入噩梦——“星期天是我父母的告别式，晚上八点，请到我家。”

正汉的父母死了？

五

接下来几天，文莉的幻觉并没有如那位医生所说的慢慢消失。